



書叢育教家大

級階識知偽

32

T2

偽知識階級目錄

「偽知識」階級	(一)
教學做合一	(一一)
在勞力上勞心	(一四)
以教人者教己	(一六)
行是知之始	(一八)
生活即教育	(二〇)
創造宣言	(二八)
創造年獻詩	(三二)
民主教育	(三三)
社會大學運動	(三五)
育才學校創辦旨趣	(三八)
育才二週歲前夜	(四二)
每天四問	(五一)
從五週年看五十四年	(六一)
寫在植物小世界加刊號之後	(六五)

「偽知識」階級

自從俄國革命以來，「知識階級」(Intellectuals)這個名詞忽然引起了世人之注意。在打倒知識階級呼聲之下，我們不得不問一問：什麼是知識階級？知識階級是怎樣造成的？應當不當把它打倒？這些問題曾經盤旋於我們心中，繼續不斷的要求我們的解答，近來的方向又轉過來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呼聲一變而為擁護知識階級的呼聲。我們又不得不問一問：什麼是知識階級？知識階級是怎樣造成的？應當不當將它擁護？在這兩種相反的呼聲裏面，我都曾平心靜氣的把這些問題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答案是一致的。我現在要把我一年來對於這些問題考慮的結果寫出來，與有同樣興趣的朋友們交換意見。

我們要想把知識階級研究得明白，首先便須分別「知識」與「智慧」。智慧是生成的；知識是學來的。孟子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兩力也」。會射箭的人能百步穿楊。射到一百步的力量是生成的限度。到了一百步還能穿過楊樹的一片葉子，那便是學來的技巧了。這就是智慧與知識的分別。又比如言語：說話的能力是生成的，屬於智慧；說中國話，日本話、柏林話、拉薩話，便是學成的，屬於知識。人的稟賦各不相同，生成的智慧至為不齊。有的是最聰明的，有的是最愚笨的，有的從最愚笨的人到最聰明的人，種種差別都是漸漸的推上去的。假使我們把一千個人按着聰明的大小排列成行，我們就曉得最聰明的是少數，最愚笨的也是少數，而各人和鄰近的人比起來都差不了幾多。我們只覺得各個不同並找不出聰明人和愚笨人中間有什麼鴻溝。我們可以用一個最淺近的比方把這個道理說出

來。人的長矮也是生成的。我們可以把一千個人依着他們的長矮順序排列：從長子看到矮子，只見各人漸漸的一個比一個矮；從矮子看到長子，只見各人也是漸漸的一個比一個長。在尋常狀態之下，我們找不出一大羣的長子，叫做長子階級，也找不出一大羣的矮子，叫做矮子階級。我們在上海的大馬路上或是在燕子磯廟會裏仔細一望，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從人之長矮推論到人之智愚，我們更可明白生成之智慧只有漸漸的差別，沒有對壘的階級。智慧既無階級，自然談不到打倒擁護的問題。

其次我們要考察知識的本身。知識有真有偽。思想與行為結合而產生的知識是真知識。真知識的根是安在經驗裏的。從經驗裏發芽抽條開花結果的是真知灼見。真知灼見是跟着智慧走的。同處一個環境，同等的智慧可得同等的真知灼見。智慧是漸漸的相差，所以真知灼見也是漸漸相差。智慧既無階級，真知識也沒有階級。俗語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真知識只有直行的類別，沒有橫截的階級。各行的人有絕頂聰明的人，也有絕不中用的人；但在他們中間的人，智力上的差別和運用智力取得之真知識的差別都是漸漸的，都是沒有階級可言。倘使要把三百六十行的上智聯合起來，稱為知識階級，再把三百六十行的下愚聯合起來，稱為無知識階級，那就是一件很勉強很不自然的事了。

照這樣說來，世界上不是沒有知識階級了嗎？不，偽知識能成階級！什麼是偽知識？不是從經驗裏發生出來的知識便是偽知識。比如知道冰是冷的，火是熱的是知識。小孩兒用手摸着冰便覺得冷，從摸着冰而得到「冰是冷的」知識是真知識。小孩兒單用耳聽見媽媽說冰是冷的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識是偽知識。小孩兒用身靠近火便覺得熱，從靠近火而得到「火是熱的」的知識是真知識。小孩兒單用耳聽媽媽說火是熱的而得到「火是熱的」的知識是偽知識。有人在這裏便起了疑問：「如果這樣知識都要從自己經驗裏得來，豈不是麻煩得很？人生經驗有限，若以經驗範圍知識，那麼所謂知識豈不是也很有

限了嗎？沒有到過熱帶的人，就不能瞭解熱帶是熱的嗎？沒有到過北冰洋的人，就不能瞭解北冰洋是冷的嗎？這些疑問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把它們解答清楚，方能明瞭真知識與偽知識的分別。我且說真知識的根是要安在經驗裏，沒有說真知識都要從自己的經驗上得來。假使我們抹煞別人經驗裏所發生的知識而不去運用，那真可算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蠢子。我們的問題是要如何運用別人經驗裏所發生的知識使他成為我們的真知識，而不要成為我們的偽知識。比如接樹：一種樹枝可以接到別一種樹枝上去使他格外發榮滋長，開更美麗的花，結更好吃之菓。如果把別人從經驗發生之知識接到我們從自己經驗發生之知識上去，那麼，我們的知識必可格外擴充，生活必可格外豐富。我們要有自己的經驗做根，以這經驗所發生的知識做枝，然後別人的知識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別人的知識方才成為我們知識的一個有機體部分。這樣一來，別人的知識在我們的經驗裏活着，我們的經驗也就生長到別人知識裏去開花結果。至此別人的知識便成了我們的真知識；其實，它已經不是別人的知識而是自己的知識了。倘若對於某種知識，自己的經驗上無根可找，那麼無論如何勉強，也是接不活的。比如在廚房裏燒過火的人，或是在火爐邊靠過火的人，或是把手給火燙過的人，便可以懂得熱帶是熱的；在冰口裏去過的人，或是在冰窖裏去過的人，或是做過雪羅漢的人，便可以懂得北冰洋是冷的。對於這些人，「熱帶是熱的；北冰洋是冷的」，雖然書本上看來，或別人演講時聽來，也是真知識，倘自己對於冷熱的經驗絲毫沒有，那麼，這些知識，雖是學而時習之，背得熟透了，也是於他無關的偽知識。

知識的一部份是藏在文字裏，我們的問題又成為：「什麼文字是真知識？什麼文字是偽知識？」經驗比如準備金；文字比如鈔票。鈔票是準備金的代表，好比文字是經驗的代表。銀行要做正經生意必須根據準備金去發行鈔票。鈔票是不可濫發的。學者不願自欺欺人，必得根據經驗去發表文字。文字是

不可濫寫的。濫發鈔票，鈔票便不值錢；濫寫文字，文字也不值錢。歐戰後，德國馬克一落千丈，當時有句笑話，說是：『請得一席客，汽車載馬克』。這句話的意思是馬克紙幣價格跌得太低，尋常請一席酒要用汽車裝馬克去付賬。這與德國不根據準備金而濫發紙幣之過。濫發鈔票，則雖名為鈔票，幾是假鈔票。吾國文人寫出了汗牛充棟的文字，青年學子把他們在腦子裏都裝滿了，拿出來，換不得一肚飽。這些文字和德國紙馬克是一樣不值錢，因為他們是在經驗以外濫發的文字，是不值錢的偽知識。

我國先秦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楊子、荀子等都能憑着自己的經驗發表文字，故有獨到的議論。他們好比是根據自己的準備金發可靠的鈔票。孔子很謙虛只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居為根據古人的準備金為古人清理鈔票，他只承認刪詩書，定禮樂。為取締濫發鈔票的工作。孟子雖是孔家的忠實行員，但心眼稍窄，只許孔家一家銀行存在，拚命在要打倒楊家、墨家的鈔票。漢朝以後，學者多數靠着孔子的信用，繼續不斷的濫發鈔票，甚至於又以所濫發的鈔票做準備庫，濫上加濫的發個不已，以至於汗牛充棟。韓文公的脾氣有些像孟子，他眼着佛家銀行漸漸的興旺，氣憤不過，恨不得要拚命將它封閉，把佛家銀行的行員殺得乾乾淨淨。他至今享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盛名。但據我看來，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只是把孔家銀行歷代經理所濫發的鈔票換些新票而已，他又乘換印新票的時候順帶濫發了些新鈔票。程、朱、陸、王縱有許多貢獻及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四個人大部分的工作還是根據孔、孟合辦銀行的招牌，和從前濫發的鈔票去濫發鈔票。他們此時正與佛家銀行做點匯兌，所以又根據佛家銀行的鈔票，去濫發了些鈔票。顏習齋看不過眼，諄諄的守着孔家銀行的準備庫，一方面大聲疾呼的要嚴格按着準備金額發行鈔票，一方面要感化佛家銀行行員使他無形解體。他是孔家銀行裏一位最忠實的行員；可是他所謹守的金庫裏面有許多金子上已經上鏽了。等到八股變通學，朱註的『四

書」被擁護上天的時候，全國的人乃是以朱子所發的鈔票當爲準備金而大濫特濫的去發鈔票了。至此中國的知識真正瀕於破產了。吳稚暉先生勸胡適之先生不要迷信整理國故，自有道理。但我覺得整理國故如同清理銀行賬目一樣，是有他的位置的，我們希望整理國故的先生們經過很縝密的工作之後，能够給我們一本報告，使我們知道國故銀行究有幾多準備金，究能發行多少鈔票，那些鈔票是濫發的。不過他們要謹慎些，千萬不可一踏進銀行門，也去濫發鈔票。如果這樣，那這筆賬更要糊塗了。總括一句：只有從經驗發生出來的文字才是真正的文字知識，凡不是從經驗裏發生出來的文字都是偽的文字知識。偽的文字知識比沒有準備金的鈔票還要害人，還要不慎錢。

偽的知識，偽的文字知識既是害人又不慎錢，那末，他如何能够存在呢？產生偽知識的人，應當連飯都弄不到吃，他們又如何能成階級呢？偽知識偽鈔票一樣必須得到特殊勢力之保障擁護纔能存在。「偽知識」階級是特殊勢力造成的。這特殊勢力在中國便是皇帝。

創業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忌天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天下最厲害的無過於天才得了真知識。如果政治的天才從經驗上得了關於政治的真知灼見，誰的江山也坐不穩。做皇帝的人，特別是創業之主，是十分明瞭此中關係的，並且是一百分的不願意把江山給人奪去。他要把江山當作子孫萬世之業，必得要收拾這些天才。收拾的法子是使天才離開真知識去取偽知識。天才如何就他的範圍，進他的圈套呢？說來到很簡單。皇帝引誘天才進偽知識的圈套有幾個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偽知識上用功，便有吃好飯的希望。俗語說：「只有窮秀才，沒有窮舉人」。偽知識工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決吃飯問題。二、照他的意旨，在偽知識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榮，儘他享受。中了狀元還可以做駙馬爺，娶皇帝的女兒爲妻。穿破衣、爛棉花去赴朝考的人個個都有衣錦還鄉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

僞知識上用功便有榮宗耀祖的希望。這樣一來，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兒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勁趕他進圈套了。倘使他沒有旅費，親族必定要爲他湊個會，或是借錢給他去應試。倘使他不進，又必定要用「不長進」一類的話來羞辱他，使他覺得不去應試是可恥的。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後盾，把天才的兒孫像趕驢子樣的一個個趕進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沒有倖免的了。

「僞知識」階級不是少數人可以組織成功的，有了皇帝做大批的收買，全社會做這大批生意的買辦，個人爲名利權位所誘而不能抵抗出賣，「僞知識」階級乃完全告成。依皇帝的目光看來，這便是「天下英雄，入我彀中」。雄才大略的帝王個個有此野心，不過唐太宗口快，無意中把它說破罷了。最可歎的是皇帝手段太辣。一方面是消極的推重僞知識，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一類的話，連小孩都背熟了。一方面是積極的賤視僞知識以外的人，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又是從娘胎裏就受迷的。所以不但政治天才入了彀，七十二行，行行的天才都入了他的圈套。天才是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進了圈套，兒子、孫子都不得不進圈套，只要「書香之家」四個大字便可把全家世世代代的「天才」圈入「僞知識」階級。等到八股取士的制度開始，「僞知識」階級的形成乃更進一步。以前帝王所收買的知識還夾了幾分真，等到八股發明以後，全國士人三更燈火五更雞去鑽取的知識乃是澈底不值錢的僞知識了。這種知識除了帝王別有用意之外，再也沒有一人肯用錢買的了；就是帝王買去也是絲毫無用，也是一堆一堆的燒去不要的。帝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那裏是收買僞知識；他只是用名、利、權、位的手段引誘全國天才進入「僞知識」的圈套，成爲廢人，不能與他的兒孫爭龍了。

這些廢人只是爲「惜字爐」繼續不斷的製造燃料，他們對於知識的全體是毫無貢獻的，從大的方面看，他們是居於必敗之地。但從他們個人方面看，却也有幸而免於不幸摧殘之分割。他們成則爲

官貴人，敗則爲土豪、劣紳、訟棍、刀筆吏、教書先生。最可痛心的，就是這些廢人應考不中，只有作土豪、劣紳、訟棍、刀筆吏、教書先生的幾條出路。他們沒有真本領賺飯吃，只得拿假知識去搶飯吃、騙飯吃。土豪、劣紳、訟棍、刀筆吏之害人，我們是容易知道的；教書先生之害人更廣、更深、更切，我們是不知道的，教書先生直接爲父兄教子弟，間接就是代帝王訓練「偽知識」階級。他們的知識，出賣給別人吧，嫌他太假；出賣給皇帝吧，又嫌他假得不徹底；不得已只好拿來哄騙小孩子。這樣一來，非同小可，大書欺于教小書欺于，幾幾乎把全國中才以上的人都變成書獃子了。都勾引進偽知識階級了。偽知識階級的勢力於是乎雄厚，於是乎牢不可破，於是乎繼續增高，層出不窮。

皇帝與民爭，用偽知識來消解民間的天才，確是一個很妙的計策。等到民間的天才消解已盡，忽然發生了國與國爭，以偽知識的國家與真知識的國抗衡，好一比是拿雞蛋碰石頭，那有不破碎的道理！鴉片之戰，英、法聯軍之戰，甲午之戰，沒有一次倖免，皇帝及大臣才明白偽知識靠不住，於是廢八股、興學堂。這未始不是一個轉機。但是政權都操在一偽知識一階級手中，他們那會培養真知識？他們走不得幾步路，就把狐狸尾巴拖出來了。他們自作聰明的把外國的教育制度整個的抄了一個來。他們會用眼睛、耳朵、筆從外國販來了些與國情接不上的偽知識。他們把書院變爲學堂，把山長改爲堂長。四書用不着了，一律換爲各種科學的教科書。標本、儀器都很好看，你且揀那最好看的買它一套，在玻璃櫃裏陳列着，可以給客人參觀參觀。射箭很不時髦，要講尚武精神，自須學習兵操。好，他們很信他們的木頭槍真能捍國衛民啊！這就算是變法！這就算是維新！這就算是自強！一般社會對於這些操場不操練的學堂却是大驚小怪，稱它們爲洋學堂，又稱學堂裏的學生爲洋學生，辦學的苦於得不到學生，於是除供飯食發零用外，還是依舊的按着學堂等級給功名：小學堂畢業給秀才，中學堂畢業給廪生，高等學堂畢業給

舉人，大學堂學生給進士，外國留學回來的赴朝考及第給翰林點狀元。社會就稱他們爲洋秀才、洋貢生、洋舉人、洋進士、洋翰林、洋狀元。後來廢除功名，改稱學士、碩士、博士等名目，社會莫明其妙了，得到這些頭銜的人還是仍舊用舊功名翻譯新功名，說是學士等於秀才，碩士等於舉人，博士等於翰林，第一名的博士便是從前的狀元。說的人自以爲得意，聽的人由羨慕而稱道不止，其實這還不是穿洋裝的老八股嗎？穿洋裝的老八股就是洋八股。老八股好比是根據本國鈔票發行的鈔票；洋八股好比是根據外國鈔票去發行的鈔票。它們都是沒有準備金的假鈔票。洋八股和老八股雖有新舊之不同，但同是不是從經驗裏發生的真知識，同是不值錢的偽知識。從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科學與玄學之爭，只可說是洋八股與老八股之爭。書本的科學，陳列的實驗，豈能當科學實驗之名。它和老八股是同樣無用的東西。請看三十年來的科學，發明在那裏？製造在那裏？科學客倒遇見不少，真正的科學家在那裏？青年的學子！書本的科學是洋版的八股，在講堂上高談闊論的科學客，與蒙童館裏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別給他們騙走了啊！

所以中國是有「偽知識」階級。構成中國之偽知識階級有兩種成分：一是老八股派；二是洋八股派。這個階級既靠偽知識騙飯吃。不靠真本領賺飯吃，便沒有存在的理由。

這個階級在中國現狀之下已經是山窮水盡了。收買偽知識的帝王已經消滅，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特殊勢力能養這許多無聊的人。但因為惰性關係，青年們還是整千整萬的向着這條死路出發，他們的親友仍舊是拿着鞭兒在後面使勁的趕。可憐得很，這些青年個個弄得焦頭爛額，等到覺悟回來，不能搶飯的便須討飯。偽知識階級的末路已經是很明顯了，還用得着打倒嗎？又值得擁護嗎？

但是一班狡猾的「偽知識」者找着一個護身符，這護身符便是「讀書」兩個字。他們向我們反駁說

：「書也不應當讀了嗎」。社會不明白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也就隨聲附和的說：「是啊！書何能不讀呢！」於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便成了保障偽知識階級的盾牌。所以不把讀書這兩個字說破，偽知識階級的微生物便能在裏面苟延殘喘。我們應當明白，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是一樣的性質，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裏有真知識和偽知識，它一輩子，不能辨別它的真偽；可是用它一下，書的本來面目便顯了出來，真的便用得出去，偽的便用不出去，也如同真的鋸子才能鋸木頭，真的鋤頭才能鋤泥土，假的鋸子、鋤頭一用到木頭泥土上去就知道它不行了。所以提到書便應說「用書」，不應說「讀書」，那「偽知識」階級便沒得地方躲了。與「讀書」聯成一氣的有「讀書人」一個名詞。這個名詞，更要不得。假使書是應當讀的，便應使人人有書讀；決不能單使一部分的人有書讀，叫做讀書人，又一部分的人無書讀，叫做不讀書人。比如飯是應當吃的，便應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飯吃叫做吃飯的人，又一部分的人無飯吃，叫做不吃飯的人。從另一方面看，只知道吃飯，不成爲飯桶了嗎？只知道讀書，不成爲有腳可以走路的活書架子了嗎？我們爲避免墮入偽知識階級的詭計起見，主張用書不主張讀書。農人要用書，工人要用書，商人要用書，兵士要用書，醫生要用書，律師要用書，畫家要用書，教師要用書，音樂家要用書，戲劇家要用書，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用書，行行都成了用書的人，真知識才愈益普及，愈能發現了。書是三百六十行的公物，不是讀書人所能據爲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書人，讀書的專利營業便完全打破，讀書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飯吃了。這個日子已經來到，大家還不覺悟，只有死路一條。凡受過中國新、舊教育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偽知識」的成分和傾向。爲今之計，我們應當痛下四個決心：

一、從今以後，我們應當放棄一切固有的偽知識；

二、從今以後，我們應當拒絕承受一切新來的偽知識；

三、從今以後，我們應當制止自己不要再把偽知識傳與後輩；

四、從今以後，我們應當陪藉後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識的泉源。

最後，我要鄭重的說：二十世紀以後的世界屬於努力探獲真知識的民族。凡是崇拜偽知識的民族都要漸就衰弱以至於滅亡。三百六十行決沒有教書匠，讀書人的地位：東西兩半球上面也沒有中華書院國的立足點。我們個人與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識為基礎。偽知識是流沙，千萬不可在它上面留連忘返。早一點覺悟，便是早一點離開死路，也就是早一點走向生路。這種生死關頭，十分顯明，絕無徘徊遲疑之餘地。起個取真去偽的念頭是走向生路的第一步。明白偽知識的買主已經死了永不復生並且絕了種，是走向生路的第二步。以做「讀書」人或「教書」先生為最可靠，是走向生路的第三步。凡事手到心到，——在努力上勞心——便是騎着千里駒在生路上飛跑了。

一九二七年

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曉莊的校訓，我們學校的基礎就是立在這五個字上，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明瞭這五個字還重要了。說來倒很奇怪，我在本校從來沒有演講過這個題目，同志們也從沒有一個人對這五個字發生過疑問。大家都好像覺得這是我們曉莊的家常便飯，用不着多嚼饒舌了。可是我近來遇了兩件事，使我覺得同志中實在還有不明瞭校訓的意義的。一是看見一位指導員的教學做草案裏面把活動分成三方面，叫教的方面，學的方面，做的方面。這是教學做分家，不是教學做合一。二是看見一位同學在「鄉教義訓」上發表的一篇關於曉莊小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說：「曉莊小學學生的課外作業就是農事教學做」。在教學做合一的學校的辭典裏並沒有「課外作業」。課外作業是生活與課程離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學做離婚之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辦電影演員養成所，招生廣告上有採用「教」「學」「做」辦法字樣，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了解教學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寫「教學做」辦法，決不會寫作「教」「學」「做」辦法，他的誤解和我上述的兩個誤解是相類的。我接連受了這兩次刺激，覺得非澈底的，源源本本的和大家討論明白，怕要鬧出絕大的誤解。思想上發生誤解則實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這個題目來演講一次是萬不可少的。我自回國之後，看見國內學校裏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認定有改革之必要。這種情形以大學為最壞，導師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稱教授為榮。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是拿知識來販賣人的。我當時主張以教學法來替代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務會議上辯論二小時，不能通過，我也因此不兼受體育專修科主任名

義。八年應「時報教育新思潮」主幹蔣夢麟先生之徵，撰「教學合一」一文，主張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此時蘇州師範學校首先贊成採用教學法。繼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師範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為教學法。這是實現教學合一的起源。後來新學制頒佈，我進一步主張：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這是民國十一年的一件事，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已經成立了。但是教學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現。前年在南開大學演講時，我仍用教學合一之題，張伯苓先生擬改為學做合一，我於是豁然貫通。直稱為教學做合一。去年撰「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時，即將教學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統之敘述。我現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組織起來作進一步的敘述。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係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係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爲教，學也不成爲學。從廣義的教育觀看先生與學生並沒有嚴格的區別。實際上，如果破除成見，六十歲的老翁可以跟六歲的兒童學好些事情。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是我們不知不覺中天天有的現象。因此教學做是合一的。因爲一個活動對事說是做；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比如種田這件事是要在田裏做的，便須在田裏學，在田裏教。游水也是如此。游水是在水裏做的事，便須在水裏學，在水裏教。再進一步說，關於種稻的講解不是爲講解而講解，乃是爲種稻而講解；關於種稻的看書，不是爲看書而看書，乃是爲種稻而看書。想把種稻教得好，要講什麼話就講什麼話，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我們不能說種稻是做，看書是學，講解是教。爲種稻而講解，講解也是做；爲種稻而看書，看書也是做。這是種稻的教學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學做都要如此方爲一貫。否則教自教，學自學，連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學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

佔如此重要的位置，寶山縣立師範學校竟把教學做合一改爲做學教合一。這是格外有意思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勞力上勞心

昨天我講「教學做合一」的時候，曾經提及「做」是學之中心，可見做之重要。那末我們必須明白「做」是什麼，才能明白教學做合一。盲行盲動是做嗎？不是。胡思亂想是做嗎？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世界上有四種人：一種是勞心的人；一種是勞力的人；一種是勞心兼勞力的人；一種是在勞力上勞心的人。二元論的哲學把勞心和勞力的人分成兩個階級。勞心的專門在心上做工夫；勞力的專門在苦力上找生活。勞力的人只管悶起頭來幹；勞心的人只管閉起眼睛來想。勞力的人，便成了無所用心，受人制裁；勞心的便成了高等游民，愚弄無知；所以弄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現象。不但如此，勞力而不勞心，則一切動作都是囿於故常，不能開創新的途徑；勞心而不勞力則一切思想難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證於經驗。勞力與勞心分家，則一切進步發明都是不可能了。所以單單勞力，單單勞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須在勞力上勞心。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討論本校主張在勞力上勞心，我的朋友說：你們是勞力與勞心並重嗎？我說：我們是主張在勞力上勞心，不是主張勞力與勞心並重。勞心與勞力並重，實在是以一人之身而分為兩段：一段是勞心生活，一段是勞力生活。這種人的心與力都是勞而沒有意識的。這種人的勞心或勞力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勞力上勞心，用心以制力，這樣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揮力量，使能輕重得宜，以明對象變化的道理。這種人能以人力勝天工。世界上一切發明都是從他那裏來的。他能改造世界，叫世界變色。我們中國所講的科學原理，古時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子用「在卽物而窮其理」來解釋，似乎是沒有毛病的了。但是玉陽明跟着朱

子的話進行便走入歧路。他叫鑄友同格竹，格了三天，病了。他老先生便告奮勇，親自出馬去格竹——即竹而窮竹理——格了七天，格不出什麼道理來，也就病了。他不怪他自己格得不對，反而說天下之物無可格，所能格的，只有自己的身心。他於是從格物跳到格心，中國的科學興趣的嫩芽便因此枯萎了。假使他老先生起初不是迷信朱子的呆板的即物窮理而是運用心思指揮力量以求物之變化，那便不致於墮入迷途。在勞力上勞心，是一切發明之母。事事在勞力上勞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勞力上勞心便可無廢人，便可無階級。征服天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是立在同一的哲學基礎上的。這個哲學的基礎便是「在勞力上勞心」。我們必須把人間的勞心者、勞力者、勞心兼勞力者一齊化為在勞力上勞心的人，然後萬物之真理乃可一一探獲，人間階級乃可一一化除，而我們理想之極樂世界乃有實現之可能。這個擔子是要教師挑的。惟獨貫徹在勞力上勞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也惟獨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才能征服自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最後，我想打一個預防針以免誤解。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你們在勞心上勞力的主張，我極端的贊成」。我說：「如果是在勞心上勞力，我便極端不贊成了。我們的主張是「在勞力上勞心」不是「在勞心上勞力」」。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